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九回 遣使分巡問疾苦 吞聲暗泣死幽囚

卻說華永年前往興華邦慶賀獨立一週年紀念節，路上遇著心愛的一個人，原來就是中學堂監院王本心之女王愛中。華永年自代他敷藥而去之後，全心忙著軍務，也忘記了。只是數起愛國的同志來，不多幾人，便也想著王愛中。為聞著瓜分以剪自刺之事，著實可愛。但當時心緒麻亂，記著又被正事隔開，所以未曾遣人一問，也想著舉國紛紛，這個人存亡也不可知了。此日相逢，幾同隔世，彼此不禁喜得一躍而起。永年便問愛中何得免難？愛中道：「妾自君去後，滿心記掛著我們國事，也不及感激君的厚惠，後親瘡口尚未大復原，忽有洋兵到來，將妾擄去，見他營官。妾指瘡痕道：『你們末來，我已拼著要死，難直今日忽要倉生起來不成？』」那兵官道：『我非要你服也，只因我看日前新聞紙上載有為國自刺一事，詳看來，卻是一個女郎，實是欽慕。故進兵至此，首派軍士尋了來。如今給你護照一紙，到處遊行，盡可無阻。』妾答：『以我們是中國人，中國滅亡，理應殉死，不願得護照。』彼乃勸我入赤十字會，看護那些受傷的中國人，也盡些愛戀同胞的情義，我更允了。今日聞我們同胞自立的新獨立國週年紀念之辰，故也來致祝。不意遇著足下。」華永年也將別後所有經歷之事說了。二人便一面走，一面閒談，同向獨立國而來。華永年又問起她的父親來。愛中卻垂淚道：「妾父當日被一隊洋兵拿去，恰值洋兵又帶著兩個從前東京回來的留學生賈新寇、耿明二人，來到營內投降。妾父見此，也便情願歸降。不意洋官忽發怒罵那二人道：『你在文明之邦受過教育，為何尚無恥若此。不特愧見你本國的愛國之士，而且有玷我邦。』令武士立推出二人斬首。其時便帶著也將……」說到此，已是哭得說不出話來。少頃，又哭道：「同志諸君，何嘗不有死的。但是雖然死了，卻是光明正大，轟轟烈烈的令人敬慕。而今妾父死了，卻博了……」說至此，又咽住口，哭得淚人一般。華永年用言勸慰了一番，愛中方收了淚，重複前行。又告永年道：「妾被擄時，路上遇見君之令舅任君，也被洋人擄了。但不知擄去後如何。」華永年道：「這等人也不必提起他了。」說著，二人已抵國門，卻見一張佈告之文，其文曰：

「興華邦獨文國國民公僕大統領夏震歐言：本月某日，係我獨立國自立一週年之期，著國內老幼男女，一律停工一日，以申祝賀。此後永遠以此日作為本國獨立紀念之節，已由議院議妥，由餘簽押立案。特此通布知之。」

看畢，華永年帶同王愛中進見大總統，俱祝獨立國萬歲，國民發達。永年又將愛中前事說了。大總統不勝歎賞，便命賜以二等寶星，以示優榮。這華永年等從前經歷血戰，早已賜了勳章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那華永年因聽愛中說洋人厚待之事，想著甄得福、劉千秋或未被擄，便請大總統遣人至洋人處查問，若果未死，便當贖回。統領立時允了。永年又道：「如今我獨立國賴著國民盡力，及陛下的經畫，故得享受自由。只是臣等想起此外尚有全族的許多同胞，經各國收地之時，殘殺屠戮，無所不至，必已是傷亡過半了。如今剩的遺民，聞是受那外人無理的壓制。人民充當勞動工役之外，不許更操他業。又兼暴斂橫徵。人人勞苦而不得食。所有應納之人頭稅、地皮稅、房屋稅等，尚不能照效完繳，日受鞭笞追比，真是可憐。可否請陛下派人分往慰問，略與周濟。或代請各國略行加惠放鬆些。」夏震歐也蹙著眉道：「若是代請各國加惠放鬆，彼此必以我為干預彼屬地的內政，且以為我市恩同胞，以圖全體恢復，定必托言辭卻。我也正想著派幾個使者前往各處巡視，略加慰問，使他們心中想著將來尚有全國獨立的希望，那精神也略可寬慰些。我又想著待我國內略能充裕，每年逢著紀念節，便按舊日省份，每處給他十萬兩銀子，以賑濟那貧苦之人。」華、王二人道：「陛下重念同胞，情真意切，臣等不特皆表同意，且甚感激不盡。」說著，二人興辭退出。

那震歐便特諭，著文部省大臣夏存一，外部幫辦大臣江千頃，農工部副理黃克臧，暫行出使各國所屬的中國各省舊地。夏存一巡南方，江千頃巡中央，黃克臧巡北方。各帶銀六萬兩，見有極苦之人，酌予賑給。又傳諭華永年往贖劉千秋、甄得福，需金多少，許全權與該國定議。諸臣領命去了。而今按下華永年一邊。

且說夏、江、黃三大臣，巡行各地，所有舊日華民，見是同胞派來慰問的，無不感激零涕。也有尚不知獨立之事的，三個各一告知。並將先前如何預備，及今諸國如何承認獨立，後來尚擬救度你們等話說了。諸遺民多是捶胸痛哭，自恨從前不能學興華邦一樣，如今竟受外人的種種苛虐，看那興華邦的人不啻天上的人了。三個著實不忍，各各散與銀子，哪裡能夠遍給，只得各擇其苦至垂死者略給些，須尚是不足。又許他們是年以後，每年逢著紀念節，必多帶銀錢前來賑濟。眾人無不涕泣。此是三人路上的大概，不必多贅。

如今再說夏存一巡行南方。一日來至商州地方，只見人民自由無苦，直與他處不同，心中不解何故。原來當日張萬年、屠靖仇、李必勝三人，隨著英郡主喇弗青奈至英，見了英皇帝。英皇甚是敬愛，加以禮待。又聞商州人民，人人愛國，立為團兵，幾番死戰，以爭國土，人人寧死，不肯投降。不禁感其忠義，便命在英屬中國舊地內，單許商州一縣人民與英民平等，同受自由之福。名其地曰：中國商州縣英國保護地。又各賜張、屠、李三個以頭等室星，令歸故土，充為本地議院的議員，掌理商州地方自治之制。三人回來照辦，人民自是欣喜不盡。因念著今日人民得以不受壓抑，不為奴隸，竟與白人平等，同享自由，此皆係曾先生群騰的厚賜。吾民若非聞那曾先生的演說，哪裡能愛國家，能感動英皇許我自由。於是糾資為曾子興鑄起銅像，以垂不朽。又因祝封世當知縣要拿子興正法時，曾來報信，以救子興，又教張萬年劫獄之策，後來他自身竟不知下落。子是也為鑄了一小像，侍立曾君之旁。那曾公銅像所站之台，卻鑿著楊球、姜一心、應不降、張萬年、犁水青、屠靖仇、李必勝、金閩杰等一班諸志士的姓名，又鑿著當日各鄉團的鄉名，以及隊伍號數，以示後世。夏存一問了詳細，便來瞻仰，致敬了曾群譽的銅像。那張萬年等已來招待，並邀夏存一宴飲。彼此席間所有許多朝賀相慰，及那感慨他處同胞被虐之語，不必多贅。那存一竣了事，也便回國，不必細敘。

卻說江千頃到了中國中央舊地，人民有指仇弗陶等拒敵力戰之地而涕泣者。一日，千頃往拜管領此地的洋兵官，有人報說該洋官聞興華邦獨立國欽差前來，恐怕來為囚繫的華人說情，便先點了數人押出斬首，就中一個即是金虞。當日不肯捐費辦團，卻將金懷在破囊而走，後遇土匪搶了，又押去指山所有埋金之處，一一取了，又將金虞刺了幾刀，摔在地下而去。後來洋人查知此地有個金虞是一個大財主，又知中國財主好將金銀藏在窖內，便令兵士搜索而來，逐日拷問埋金之所，遍受諸刑，打得身無完膚，係在監牢。一個便是申為己，與胡國襄背了眾人去降洋兵，後來目中一彈，卻能極力追殺死自己同胞史有傳。洋兵官說他投降外人，已是失了人心，今又助外自戕同胞，真是非復人類，也把他監禁起來。如今兵官要殺數人，以杜江欽差祈情之口。因命先將這愛財不愛國，愛身不愛群的金虞、申為己殺了。又有三人，說是由商州逃出的自立學堂幫教員，與正教員吳鍾清是友好的，但是狐疑不能確斷。不數日，那江千頃也回去覆命了。不必細敘。

卻說華永年奉命來到舊日省城洋官衙署內，敘了禮，便問：「敝國有忠義之士甄得福、劉千秋二人，前為貴國兵卒所擄，未知今尚在否？如果尚在，望賜贖回。」洋官道：「敝國所到之處，從不難為有智慧的愛國之人。若是有智慧而不愛國，如留學歐美回來，仍只求利祿之輩；有愛國心而無智識，如義和拳之不知國家為民眾之公產，而妄行仇外者，皆必殺，卻無赦。至如劉、甄二君，毀家為國，此敝國文明人所禮敬者也。所以不即送回貴獨立國者，欲以規貴國來贖與否，以卜貴國眷念善良之心之厚薄耳。如今君既來請，敝國自應恭送二君榮歸貴國，休言贖也。」

永年稱謝。洋官又問：「諸囚中尚有令舅任不顯，令徒尤寬，皆求吾放歸，君願贖否？」永年不答。只見洋官笑道：「想足下不願贖了。究竟足下就是要贖，僕也必勸足下休要將這下賤之種殖於貴國，俾傳了壞種，更將良種染壞，為患非小。這任不顯被我拿時，尚有金銀數缸暗藏假山之下，被我取出。又看團練出入款項清單，卻曾無任不顯捐的，可知是毫無人性的了。那尤寬穿著貴學堂制服，僕本以為是承足下差往何處。不意拿來，他便極力乞降，且力辯非君之黨，足見無恥之極。如今僕當將此二人戮了，以

戒天下後世之吝金帛，棄國家，背本群，甘降服之敗類。俾其各知警省，則世界上賤種漸絕，只剩良種，各各相安，便可永無戰爭滅國之禍矣。」永年只得唯唯。

那洋官又立即傳令，預備明日上午九點鐘宴饗劉、甄二君暨華欽大臣，並飭備辦厚禮以贈劉、甄二君。即以十二點鐘，持出任不顯、尤寬二人，前赴法場斬首，以結一案。左右傳諭去了。華永年見得無臉說情，也只罷了。那洋官又命請出劉、甄二君，與華永年相見。彼此敘起別後，各各傷心。又談起興華邦獨立國已得獨立成功，卻得稍慰，但念著全國滅亡，彈丸僅保，全族灰燼，遺種僅延，終是喜不敵悲。華永年又想著舅氏任不顯與學生尤寬明日正法，也屬可憫。便向洋官請乞了酒肉，往奠二人。那劉、甄二人不便隨往，卻惟永年一人帶了酒肉，親自送至監內與任、尤二人吃飲，二人哪裡還能下嚥。華永年身穿興華邦的制服，掛著頭等寶星，身旁侍立著兩個侍者，前後各有洋兵陪著，何等威嚴。二人此時望那永年居然為世界成功立業的一個偉人，不由欽羨他。見他憐已將受極刑，不念舊惡，還來致奠，不由得感他。一個又自思著前此不肯捐助辦團練，而今財既歸空，人仍不免；一個自思當日中學堂立義勇隊時，自己怕死而逃，真是無志無氣，又不由得慚愧起來。更兼聞著洋官明日宴享劉、甄二人，備辦禮物送彼榮歸，自己卻是明日正法，不免悲懼悔愧，並作一團。所以見著永年只是嗚嗚飲泣，不得作一言語。永年也著實不忍，不禁流下淚來。須臾，洋官來請小宴，便辭了二人而去，終是面帶愁容，尚思姑以兩言乞洋官減等治罪。奈那洋官接著，只說代君討戡背國之人，何以謝我，也只得緘了口。

次日三人赴宴，也只草草成禮而已。洋官欲邀三人往看行刑，三人著實不忍，極力辭了。及十二點鐘，洋官坐堂，提了二人，問了實，又問你們忘義背國，自甘死否？二人俯首伏罪。於是命監視官匆匆帶出斬了。華、劉、甄三人在後堂聽著，便想那任不顯未曾受過教育，不知大義；那尤寬也因一時想錯了，如今身受死刑，死了且有餘臭，也不免憐他不幸，各弔了見行淚來。只見二人被推出去，不多時，卻有兵士將他們的頭來獻，洋官便命取去懸在他的總督頭首之旁號令。永年方知那解散團練的總督，也早已殺了。

不數時，人報奉送劉、甄二君的車輪馬匹都已齊備，城外又備了汽船，所有禮物已袋船內。門外又有一營官，列著護兵侍候。於是三人辭了洋官，彼此說了恭祝貴國萬歲，但願此後邦交益篤等套話。那洋官卻已預備親送下船。各官因敬二人高義，都來相送，且贈有禮物。三人出了衙，只見護送的兵隊裡有一大旗，上面書著：「恭送中國毀家報國、捨身愛群的劉、甄二杰榮歸。」所過之處，各炮台放炮致禮。到了碼頭，登了汽船，那洋官吩咐該管帶好生相送，便與三人致敬而別。那大旗即懸在船頭，不覺間到了興華邦。

那大總統夏震歐早已得了電報，料知今日當至，已親自出來迎接。那遠近百姓觀者，無不喝采。至了國內，大小臣工及議員鄉官都來迎候。大總統便命盛筵相待。其時早有璇潭鄉派來專員來接甄老。劉千秋想著自己家鄉無存，不禁下淚。甄老又安慰了好些話，便自回去。大總統各皆贈與寶星，又送與許多禮物送回。又命外部款待了送回二人的來使，並贈禮物，送歸不提。

且說夏存一、江千頃二大臣，依次回國覆命，惟黃克臧所向較遠，所以遲回。一日大總統和諸大臣正議論間，人報黃克臧回來了，大總統急命召入。克臧行了相見之禮，便述了北方巡行撫慰中國遺民的種種情形，又說起那俄、德之人殘暴苛虐的情狀。據雲民間婦女彼國國民可以任意奸占，若奸生了子，便撲殺了，蓋以不願與中國種混合也。每有小童或被游兵抽在槍上作戲。其法先抽在槍末刀上，盡力一送，騰到空中，卻將已裝的彈子擊去，及小孩墜下來。又用槍口刀戳上接著。洋官曾不過問，民人有赴訴公庭者，那官吏只罵道：「你們何不將我國滅了，也用此法來待我們國人？」若多哭一聲，即被鞭撻打出。又聞俄國曾將我國十八歲以下童子，仿當年待波蘭民的法子，盡數將這些孩子送往西比利亞苦寒之地，永遠不准回鄉。一日，有一班醉酒洋兵突入一人家，盡將婦女按在牀上。適有一人逃出，洋兵以為逐己，乃大怒，起而殺其全家，不留一人，其官吏亦置之不問。又聞洋兵隨時跑入人家，索酒索食，稍遲不給，拳腳交加，甚或以槍轟死。似此北境人民受此殘虐，不及一年，恐當被滅淨盡了。

因問夏、江二人，路上所見想不如此之甚，二人也各各述了。夏存一又云：「那兩廣人民，多半被法人運往外洋馬達加等處，充當苦工。聞因不服水土，死者不計其數。」又各各將意屬、葡屬、比屬、日屬情形互說一遍，大家不禁歎息。夏存一道：「倘使中國各處早早就如興華邦及璇潭鄉這祥預布自治基礎，以圖獨立，便可自立政府，趕卻滿人，收回國權，漸致強盛，何至有滅亡之禍呢？」眾人又感慨了一番。

大總統道：「如今尚幸我們這獨立國之人，已是人人愛國，同心協力，勵精求治，想或可以保全。」又問黃克臧，當日討滿的一班志士有遺蹟否？黃克臧道：「臣入俄國領地界之時，即有人告臣各志士的殉國致命之所。臣便往憑弔一回，並看了紀志士的絕命詩四首。」因一一誦與眾人聽了。又道：「臣又聞唐人輝、仇弗陶等殉節之後，有歐美赤十字會會員特為收集了屍，一並和那死難的兵士，統拍了一張照，帶回西洋去了。那眾義士義兵的屍首都安葬著一個山丘，該會員並為立石表彰，銘曰：『支那殉國諸烈士之墓』。聞尚有數人被俄兵擄去。臣也曾訪問俄國管領屬地大臣一次，彼只堅言無有。臣查知實是皆被軟禁，便向俄官詰問兩次，彼竟動怒起來，只得罷了。臣思唐、仇諸君雖然身死，卻是致命遂志，於是身當無所苦。若其餘志士被擄而去，欲生不忍，欲死不能，殊可憐也。又言有仇弗陶、唐人輝二人，最有機謀。此二人尤為各處所欽仰，其遺像翻印出來，居然人人爭買。此人雖死，真無恨矣。」

於是江千頃也將過尚水時所見所聞複述了，與大家齊聽。便又敘及金虞、申為己之事。適鄭成勛亦在座，便笑向夏震歐道：「臣前日向陛下言有兩種奇聞：因方議正事，未及細談，如今此事竟揭曉了。臣所聞兩事，即是這金虞、申為己二人。一人吝財忘義，一人貪生無恥，同至滅亡。眾人已經詳述。臣所聞最可笑者，其一係餘虞之事。此人素好念佛，被拿之後，日夜閉目勤念佛號，因對申為己道：『這佛祖是最慈悲的，人若虔心誦念佛號，必可化劫消災，不特身命可保，即金銀亦當復回。』於是二人日夜口誦佛號。一夜遇著一個兇惡的當值監獄，見其信口亂念，乃大怒，取二人而笞之。二人大呼，我繫念佛。洋人愈怒道：「你念佛，我便是韋馱來度你的，但你須挨著我的鐵鞭，打到氣絕，方得往西。」便將二人打得頭破血流，方始罷手。從此二人再不敢念佛了。申為己能說數句英語，每見監獄的英人，便打著英語和他說話。一日，大觸洋人之怒，罵道：「你能懂英文，何不考究我國政治法律之書，將你國家變革起來，以圖興盛。便與諸國往來交通，互受利益，也免得各國勞師動眾前來滅你們。你不能借著能懂英文去求學問，倒想借著念英文在我們面前玩弄，想做著我們的奴隸。豈知那滿洲人才是我們的奴隸，你是滿洲人的奴隸，何能配做我的奴隸呢？你不必妄想。」說著，便將本棍向他頭面扣了無數下。又囑道：『此後若再道一個阿字買好我們，便將你打死。』諸位聽此奇談，不是大可警世麼？」諸人見入值的定限點鐘已滿，便都退出。忽外務部報有緊要文書呈來。正是：

福可已求愚者誤，國因新立事多煩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